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救恩，第 4 节， 选举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和他的救赎教学。这是第 4 节，选举。

我们继续关于救赎的讲座。

让我们从祷告开始。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祢至高无上的恩典，祢拣选了我们，吸引我们，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并将带我们安全回家。让我们更加感恩。

我们祈求，通过耶稣基督这位调解人，让我们更加圣洁、更加有爱心。阿门。我们转到选举的教义，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子主题，是历史神学。

之后，我们想研究系统的选举神学，为了做好这件事，我们需要与早期教会的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合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阿米尼乌斯和多特会议，以及最近的司布真和极端主义者合作。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

我经常说上帝赐予恩赐。上帝将这些恩赐赐给了 20 多岁的司布真，当时司布真生活在伦敦，周围都是加尔文浸信会教徒。司布真在这些人当中是最年轻的，年纪大到可以做他的父亲，这些人都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而司布真凭借上帝之言的恩典抵挡住了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

选举、上帝选择救赎人类、历史侦察、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宿命论争论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北非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希波的奥勒留·奥古斯丁（354 年至 430 年）和英国道德家伯拉纠。我之前提到过奥古斯丁的皈依。

他是一位名叫莫妮卡的基督徒妇女的儿子，她每天都为他祈祷。他有一个小妾，当然不是为上帝而活，我认为他甚至没有成为基督徒。他在家里的后花园里，不知怎么的，一根柱子上有一本圣经。有一天，他出去了，听到孩子们在

旁边的花园里玩游戏。他们游戏的一部分是单词 *tole lege*，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照做了。

他确实这么做了。他拿起圣经，虽然我们不推荐这种读经方式，但他的目光落在罗马书 13:14 上，他读道，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用说，他确实好色淫荡，他为肉体安排了充足的时间，让他沉溺于罪恶之中。福音不在那节经文中，但神使用了它。

显然，他以前听过福音，上帝用福音刺痛了他的心。现在，他骗了母亲，告诉她他不会去罗马，但他去了，在那里他和主教安布罗斯一起来到罗马，通过他的布道和对奥古斯丁的关心，奥古斯丁不仅认识了主，而且成为了一名牧师，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父和教会的主教，他的影响力可能是基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这是怎么回事？路德和加尔文都把宗教改革归功于他。

事实上，加尔文说，我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得到我所有的教导。现在，他们两人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說法。或者 BB 沃菲尔德说，宗教改革是奥古斯丁关于预定论和恩典的教义的复兴，反对奥古斯丁关于教会和圣礼的教义。

这需要分析，但从总体上看确实如此。奥古斯丁和帕拉杰。奥古斯丁的世俗背景和修辞学教学是吸引他追随安布罗斯的原因之一，因为安布罗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传教士。

他修辞能力强，口才好，演讲很有感染力，最终吸引了圣奥古斯丁皈依福音。他沉迷于摩尼教和新柏拉图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都是错误的，这一点从他的自传《忏悔录》中可见一斑，《忏悔录》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书籍之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向奥古斯丁推荐保罗的书信，他从这些书信中认识到自己在神圣的上帝面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尤其是我之前读过的罗马书 13:13 和 14 中的经文。奥古斯丁作为一名信徒回到北非，并最终成为希波主教。他的著作为

他赢得了名声，通过这些著作，救赎中的神人合一论的概念在罗马得到了认可。

在这里，英国僧侣佩拉杰在 405 年遇到了这个概念。神人独作说与神人协同说形成对比。神人独作说指的是一个人独自完成救赎。

协同作用是指上帝和人类共同努力拯救人类。我和迈克尔·威廉姆斯合著了一本书，名为《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尼乌斯》。这本书的背景故事我先讲一下。

杰瑞·沃尔斯是基督教的一名弟兄，也是卫斯理公会的一名弟兄，我不知道该如何坦率而诚实地表达，只能说他是反加尔文主义者，他提议并写了一本名为《我为何不是加尔文主义者》的书给校园基督徒团契。校园基督徒团契来到我任教的学校，并向神学系主任说他的名字是大卫·琼斯，他现在信主了，彼得森、威廉姆斯，你和我一起写这本书怎么样？我们说好，但出于某种原因琼斯退出了，只剩下威廉姆斯和我。我们误解了任务，因为我们不想写《我为何不是另一种基督徒》，好吧，这对我来说很令人讨厌。

我们想写《我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者》。InterVarsity 明智地表示不，不，《我为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必须有《我为什么不是阿米念主义者》作为对应。这些书不是辩论书，而是配套书。

我们并没有互相辩论，但我们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写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把对方视为兄弟，事实上，尽管杰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加尔文主义者，但威廉姆斯和我并不是强烈反对阿米尼乌斯派的人；我们不是阿米尼乌斯派；我们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我们不是。无论如何，几年后，我很高兴在福音派神学协会会议上见到了杰瑞·沃尔斯。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看到我，伸出友谊之手，说罗伯特见到我，热情地像对待兄弟一样迎接我。这让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是一位忠实的客户，我尊重这一点。所以无论如何，InterVarsity 说不，一定是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尼乌斯人。

嗯，我的一些学生说，好吧，你把它叫做《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念主义者》，但你还是写了《为什么我是加尔文主义者》。无论如何，在写这本书时，威廉姆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从他们的辩论中收获了以下科学分类，该分类在一章中涉及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为什么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科学分类也称为；对不起，我得查一下这个词，因为我忘了它，一个词汇。

分类法，就在这里。至少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分类法。

威廉斯建立了这个分类法，这确实很好。一方面，不幸的是，伯拉纠，我希望他是一个信徒；他的神学并不好，像路德那样称呼罗马天主教徒或卫斯理派或任何阿米尼乌斯·伯拉纠主义者是不公平的。路德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顾客。

他们可能是半伯拉纠主义者，其中最好的是半奥古斯丁主义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但伯拉纠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神人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只有人才能拯救。另一方面是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主义的神人论。因此，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神人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

当然，人们相信是为了得救，但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理解中，即使是人类必须与悔改一起运用才能得救的信仰，也是上帝的恩赐。他们永远不会自己相信，因为他们死在过犯和罪孽中。现在，在伯拉纠的神人合一人文主义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合一主权之间，是半伯拉纠主义和半奥古斯丁主义。

他们都将上帝和人类团结在一起，共同拯救人类。一个人可以既是基督的真正信徒，又是半奥古斯丁主义者吗？当然可以。这是罗马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场，也是最好的阿米尼乌斯立场。

阿米念主义有很多种。一个人可以既是信徒又是半伯拉纠主义者吗？是的。克拉克·平诺克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辩护者，被选中但自由，是由一位基督的好兄弟和一位伟大的辩护者写的。

他为教会做了很多好事。《蒙拣选却自由》由诺曼·盖斯勒所著。诺曼·盖斯勒和克拉克·平诺克都承认自己是半伯拉纠主义者，查尔斯·芬尼也是，下面这幅插图就是出自他。

我的妻子来自纽约州西南部，纽约州奥利安。也许你熟悉奥利安泰尔大学或圣博纳旺蒂尔大学。是的，邦尼夫妇都位于纽约州奥利安，距离尼亚加拉瀑布和布法罗东南两小时车程。

芬尼是美国著名的福音传教士，不幸的是，他的神学理论很糟糕。他是一个英俊的魔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有些是好人，有些是坏人，我现在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他想象过，一个可怜的人掉进尼亚加拉河，正朝瀑布走去，好吗？四个观点。

上帝被描绘成一个在陆地上随时准备帮助水中之人的人。根据伯拉纠的说法，他能够自己游出来。这是人类的独力论，明白了吗？根据半伯拉纠主义和半奥古斯丁主义的说法，上帝和游泳者都参与其中。

不同之处在于，在半伯拉纠主义中，游泳者必须先行动。上帝，救救我！上帝的回应总是拯救罪人，并以形象的方式拯救罪人。半奥古斯丁主义说上帝先行动。

这是阿米尼乌斯和更著名的约翰·卫斯理的普遍先行恩典，它使真正的基督教神学不是关于行为，而是关于通过信仰和行为在许多领域中获得的恩典。在我看来，我会批评它缺乏圣经依据，但无论如何，上帝先迈出了第一步。但对此，意志被恩典解放的罪人必须做出回应才能得救。

因此，半伯拉纠主义和半奥古斯丁主义都是神与人共同努力的协同论。奥古斯丁主义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它的继子，它的后代，都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工作。水里的人精神上已经死了。

甚至他所拥有的信仰也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拯救了他。上帝跳入水中，救了他，把他拉上岸，并赐予他信仰的礼物。

我不知道他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这无关紧要，但你明白我的意思。极端是两种神人合一论，一种是人性的，即帕拉杰，一种是神的，即奥古斯丁。中间是半立场或协同论。

人类首先走向上帝，这是半伯拉纠主义。上帝首先走向人类，这是半奥古斯丁主义。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上帝和人类都是一起努力的。

所以，我们回到伯拉纠。奥古斯丁以他的反伯拉纠著作而闻名。这些著作是受这位关心道德的好人启发而写的，他对罗马自称基督徒的罪恶生活感到不满。

佩拉杰以对修道主义的兴趣而闻名，这与我们目前无关，我也不是修道主义的狂热粉丝，但它不是本文的一部分。我不会对此做出评判——也不会对基督教道德主义做出评判。

基督徒应该言行一致。405年，他来到基督教的首都罗马传教，却对这座城市可怕的道德状况感到震惊。在听到基督徒重复奥古斯丁的祈祷后，他意识到，上帝会降下你的命令，并命令你向上帝祈求的事情。

主啊，请您命令，并实现您的命令。请赐予我们服从您的命令的能力。佩拉杰斯被冒犯了。

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你要遵从你的命令，你要命令你。他得出结论，奥古斯丁的神学滋生了罪恶，他反对奥古斯丁的教义，认为它关心基督教伦理。我现在再说一遍。罗马天主教不是伯拉纠主义，当然，自由卫理公会、卫斯理公会和联合卫理公会中相信福音的基督教兄弟姐妹也不是伯拉纠主义。

他们中最好的是半奥古斯丁主义者，最差的还是半伯拉纠主义者。无论如何，我并不是说任何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伯拉纠主义者。我希望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得救，因为他们会依靠自己的行为，明白吗？像使徒保罗一样，奥古斯丁的罪与恩典教义部分源自他的皈依经历。他强烈的罪恶感，读一读《忏悔录》，天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年轻人，和一群兄弟一起从邻居的后院、邻居的花园偷无花果，形象地说，不是为了吃无花果，而纯粹是出于偷窃的罪恶快感。《浪费一切》是一部经典之作，因为它关注的是罪恶的欲望和罪恶的快感。

现在，他没有谋杀或抢劫任何人，但他抢劫了他的邻居。但重点只是犯罪的纯粹乐趣。这是一个著名的阐述。

奥古斯丁对罪孽的强烈意识和上帝救赎的仁慈使他制定了恩典的神学说，其中救赎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与人类无关。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表达了对上帝救赎恩典的这种理解，后来在他的反伯拉纠主义著作中更系统地用圣经阐述了这种理解。如果有人感兴趣，这些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论精神和文字，公元412年；论自然与恩典，415年；论基督的恩典和原罪；418年；论恩典和自由意志，427年；论圣徒的宿命，429年。

奥古斯丁教导说，自由意志只是人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能力。它不涉及堕落以来的道德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按照我们的本性行事，而我们的本性自从堕落以来就被腐化了，并被罪所束缚。

自奥古斯丁时代以来，这种自由意志观就一直受到攻击。再说一遍，公平地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所攻击的观点是，我们还没有陷入罪恶，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这确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教导我们后来所说的完全无能。未得救的人无法为他们的救赎做出任何贡献。他们甚至无法相信，因为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 2:1 至 3。他们被魔鬼束缚在罪中，哥林多后书 4:4，魔鬼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无法相信基督。

他们缺乏圣灵，《哥林多前书》2:13 和 14，所以他们不明白上帝圣灵的事，也不能理解。现在，公平地说，我是说任何不是奥古斯丁或加尔文主义者的人都不相信拯救恩典吗？我不是这么说的。尽管加尔文主义系统神学书籍在人性和罪恶的教义下谈论罪人的无能，但最好的阿米纽斯系统神学书籍谈论恩典的能力，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也就是说，原罪不是与生俱来的，卫斯理写了很多东西，但他的一部官方神学著作或论文是关于原罪的。他相信原罪。但同样，原罪对人类意志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但通过普遍的准备、先行、先行的恩典得到了改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无法相信，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人在精神上无法相信，因为上帝的先行恩典介入并使他们能够相信。

因此，恩典的能力。明白了吗？这就是体系。先行恩典的教义是一个绝妙的举动，使卫斯理对福音的理解和整个系统神学成为可能。

就像胶水一样把大家粘在一起。这太棒了。我有一个可爱的学生，名叫布莱恩，天哪，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姓氏了。

他写了一本关于先行恩典的书。他把这本书献给了神学院的阿米尼乌斯兄弟，是他向他介绍了先行恩典，他也把这本书献给了我，是我鼓励他写这本书。他还把这本书献给了我以前的神学教授罗伯特·彼得森，尽管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对我还是比较公平的。

布赖恩·谢尔顿。这是一本好书。它对历史神学的论述很到位。

它在系统神学方面很强大。它还勇敢地尝试在圣经方面强大。我认为它在这方面没有通过审查。

但我当然认为布莱恩是基督里的好兄弟，是友谊的右手，因为他也是基督的信徒。无论如何，圣奥古斯丁的意志自由观，不是道德自由，不是选择上帝的能力，而只是自堕落以来按照我们的罪性行事的能力，自那以后一直受到攻击。坦白说，公平地说，伟大的加尔文主义哲学家，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高兴的点，但 Cornelius Plantinga、Nicholas Wolterstorff 已经屈服并转向了另一方的自由意志观，以保持哲学的一致性。

我是否像爱主内的弟兄一样爱他们？是的。我是否像尊重加尔文教信徒一样尊重他们？是的。我是否同意他们的这一举动？不。

无论如何，上帝保佑他们。这只是为了公平起见。坚持加尔文主义对意志束缚的理解并成为世界级的哲学家是很难的。

我不是哲学家。正如我之前所说，作为一名系统神学教授，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释经神学家，甚至不是一个成熟的系统神学家。他们必须对其他学科了解太多。

我试图在哲学上有所建树，至少知道哲学假设如何影响神学，好吗？但我不是哲学家，我尊重那些做自己工作的基督教哲学家。尽管我必须告诉你，有时我发现他们更有说服力，他们的观点更符合唯独哲学而不是唯独圣经，说得够多了。与这些关于堕落、自由意志和罪的观点相对应，奥古斯丁认为救赎是上帝有效或有效的恩典的礼物。

恩典并不使罪人与神合作。恩典影响神的主权和仁慈的旨意。恩典拯救罪人。

现在，它拯救了罪人，这意味着它给了他们悔改和信仰的礼物。奥古斯丁因此教导说，上帝的先行恩典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和有效的。我和改革神学教授们一起教书，他们认为先行恩典只是卫斯理和阿米尼乌斯的专利。

事实并非如此。圣奥古斯丁教导说，上帝的恩典先于救赎。尽管上帝的恩典有其维度，即所谓的普遍恩典，确实是普遍的，但救赎恩典却不是普遍的。

它是特殊的，它不只是让我们选择上帝。它为上帝选择了我们。它是有效的。

因此，奥古斯丁教导说，上帝的先行恩典，它来自拉丁语 *prevenire*，意为先来。它是预备恩典，先行恩典是一个很好的同义词。先行恩典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和有效的。

为什么有些人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其他人没有呢？奥古斯丁直言不讳，引用他的话，为什么一个人得到恩典的帮助，而另一个人却没有得到帮助。为什么一个人得到恩典的帮助，而另一个人却没有得到帮助，这一定与上帝的秘密审判有关。这就是所谓的神圣选举。

奥古斯丁坚持绝对的神圣选择。在创世之前，上帝选择一些人获得永生，而选择其他人遭受永恒的惩罚。彼得森同意这一点吗？是的，但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但现在不是我，而是奥古斯丁。为了公平起见，我说阿米念派兄弟姐妹不是伯拉纠主义者。为了公平起见，对许多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我们是奥古斯丁主义者，但我们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细微差别。

但无论如何，加尔文与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创造之前，上帝选择了一些人获得永生，另一些人则遭受永恒的惩罚。仅供您参考，我的理解是将整个人类群体视为 *damnata*，诅咒大众，上帝对一些人施以恩典，而忽略了其他人，让他们自食其果，接受应得的谴责。

他赐予，因此他给了一些人他们应得的审判，给了其他人他们不应得的。这被称为恩典和救赎。选民得到 他们应得的，对不起，选民得到的是他们不应得的，即上帝的恩典和救赎。

非选民得到的正是他们应得的：神圣而公正的上帝的审判。宿命和恩典是神圣的，不是人类的，我们不敢窥探上帝的秘密计划。我忍不住要谈谈加尔文和一位来找他的女人。

加尔文不是日内瓦唯一的传教士，日内瓦有许多教堂，她听过宿命论和拣选论。她吓得要死，就来找加尔文牧师说：“牧师，我不知道我是否被拣选了。我害怕我会灭亡。”

他对她说：“亲爱的女士，我们无法通过探究上帝在创世之前的秘密计划来理解选举。”加尔文用了他熟悉的迷宫形象。那就是迷宫。

你迷失了方向。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心意。相反，基督是选举的镜子。

你相信主耶稣吗？哦，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为了我的罪而死。

我只对他一个人有信心，我无能为力。他说，“亲爱的女士，你是被选中的。这就是你相信的原因。”

基督是选举的镜子。我们理解我们的选举不是通过试图理解上帝的永恒旨意，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而是通过相信基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上帝使我们能够摆脱罪恶，并接受他的儿子，正如他在福音中向我们提供的那样。另一方面，伯拉纠神学的基础是人类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也承担了他们的能力。

我听说上帝不会命令我们做任何我们做不到的事。好吧，这是个谬论。上帝说，要像我一样完美。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主说。利未记和彼得前书 1。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马太福音第 6 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做不到这些。

为什么上帝会命令基督徒做他们做不到的事？要像他一样圣洁。要像他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美。有两个原因。

第一，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因信得救，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会在这一生就达到道德的完美。

第二，上帝给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不可能的标准。或者这样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献出自己。你在开玩笑吗？谁会这样爱他的妻子？这就是目标。

为了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教导我们，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帝赋予的恩典。帕拉杰说，如果上帝不赐予我们能力，让我们按照他所要求的那样回应他所要求的，他就是不公正的。我只是对这些人类对上帝的要求感到不寒而栗。

既然上帝命令我们相信福音，那么我们就必须有信心相信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用圣经的每一点来检验我们的神学。即使有时我们会陷入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领域。

就像三位一体的奥秘，就像基督的两性奥秘，当然，这是一个次要的奥秘，对救赎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像神主权和人的责任的奥秘一样。这不是佩拉杰的方式。这反过来又导致佩拉杰否定了奥古斯丁对原罪的看法，即亚当的所有后代都继承了亚当原罪的罪恶和腐败，这正是我对罗马书 5:12-19 的理解。

相反，佩拉杰认为亚当的罪只会对我们产生不良影响。亚当树立了不良榜样吗？是的。那是原罪吗？不是。

原罪是他的罪，也是我们的罪。公平地说，把罗马书 5:12-19 放在罗马书的背景下，首先，在罗马书 1:16 和 17 宣布了本书的主题，即福音中上帝的拯救公义之后，从 1:18 到 3:20，保罗没有谈论原罪，而是谈论了实际的罪，即男人和女人反抗上帝的罪。然后，也许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上帝把我们创造成那样的罪人吗？在第 5 章 19-21 节中，他谈到了原罪。

因此，我们既因自己的罪孽而受到谴责，也因我们祖先亚当的罪孽而受到谴责。奥古斯丁认为，亚当的所有后代都继承了他最初的罪孽和堕落。基督教神学称之为原罪。

相反，佩拉杰认为亚当的罪是一个坏榜样，只是对佩拉杰来说，所有人都有选择善恶的自由。芬尼也一样，芬尼并没有将其归因于普遍的卓越恩典。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倾向于邪恶。

可以说，我们都是自己的亚当。因此，我们能否通过测试取决于我们的表现。这就是人类的独一论。

伯拉纠没有在圣经里读过“恩典”这个词吗？哦，他读过，他读过。对他来说，恩典就是，一两句话就能明白。伯拉纠拒绝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即恩典是上帝拯救和保守我们的强大爱。

相反，根据伯拉纠的说法，恩典包括自由意志、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榜样。这不是恩典。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自由意志，不是他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意志。正如我们所料，佩拉杰的选举学说与奥古斯丁的选举学说相冲突。佩拉杰强调上帝对人类信仰或不信仰的预知是选举的关键。

因此，当圣经说上帝选择拯救我们时，意思是他预见到我们会相信他，并以此为基础选择了我们。预定与预知是一样的。因此，上帝预见到那些上帝预见到会在生活中符合基督形象的人。

他打算在荣耀中顺从。因此，他现在选择了那些，我引用佩拉纠的话，他预知会从外邦人中信主的人，并拒绝了那些他预知会从以色列中不信主的人。这就是他对罗马书第 9 章的解释——佩拉纠对圣保罗在 829、910 和 915 年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的评论。

格雷格·艾利森 (Greg Allison) 在他的历史神学书中，通过引用他对罗马书第 9 章第 15 节的解释，澄清了伯拉纠的神学，其中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第 33 章第 19 节，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伯拉纠明白，引用他的话说，我会怜悯那些我预先知道值得同情的人。

抱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绩神学。救赎基于人类的功绩。再说一遍，这是人类的独一论。

幸好没有基督徒会这么认为。奥古斯丁和帕拉杰的神学理论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吸引了支持者，他们的争论持续了 20 年。

然而，最终，教会决定支持奥古斯丁，反对帕拉杰，因为 431 年的以弗所大会议谴责了帕拉杰的观点。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最终，罗马天主教会选择了我之前描述的半奥古斯丁主义。那将是最好的天主教神学。

然而，民间神学往往与正式神学不同，在许多天主教徒的民间神学中，它更接近于半伯拉纠主义，甚至伯拉纠主义，但绝不是。我曾有过卫理公会背景的学生，他们相信圣经，想要侍奉主，热爱上帝的恩典，他们说，我和其他人传授的改革教义帮助他们从半伯拉纠主义转向半奥古斯丁主义，但他们害怕教会中一些相信福音的卫理公会同胞，感谢主，他们更像是半伯拉纠主义者，而不是半奥古斯丁主义者，这让他们感到难过。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1483 年至 1546 年) 是一位奥古斯丁修道士，后来成为圣经教授，并成为新教改革者。他强调上帝拣选了那些在意志的束缚下受苦的罪人，以此捍卫上帝在称义中的自由恩典。德西里迪乌斯·伊拉斯谟 (1466 年至 1536 年) 是著名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他普遍欢迎路德对罗马暴行的批评，但在 1524 年与他分道扬镳。

伊拉斯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路德本人也说，你是一颗宝石，因为你的学识，在欧洲任何一个宫廷都会受到欢迎。然而，他在下一段中继续说，但就神学而言，坐下来闭嘴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路德是一个强硬的客户。

具体来说，他指的是伊拉斯谟的《意志自由》一书，路德认为这本书摧毁了基督教信仰。伊拉斯谟同意路德的观点，他与罗马天主教在辩护问题上决裂，反对出售赎罪券，因为德国农民用他们本该为孩子买牛奶的钱，试图让爷爷奶奶脱离炼狱。啊，路德说，要是好神父、罗马的圣父和教皇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好了。

他根本不知道，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曾从赎罪券销售中抽取了 50% 的收益。当路德以某种方式取笑教皇时，伊拉斯谟很高兴，但我在这些讲座中无法说出来，因为他满口脏话，而德国农民喜欢他的粗俗幽默。我更愿意说，这是封闭式的神学院课堂，而不是公开录制神学讲座。

无论如何，伊拉斯谟在 1524 年就意志自由问题撰文，毫无疑问，那时他和路德之间已经决裂。他在许多方面都赞扬路德，但并不赞扬他所认为的极端决定论，即奥古斯丁主义。路德赞扬伊拉斯谟指出了关键问题，即神人合一论和神人协同论之间的争论。

失败的人类对上帝救赎的恩典有何贡献？伊拉斯谟对自由意志的立场反映了六世纪半伯拉纠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由于亚当的堕落，自由意志被削弱了。我并不乐意说，这是诺姆·盖斯勒的观点，他是与主同在的。那是克拉克·平诺克的观点，他是与主同在的。

我很高兴地说，这是芬尼的观点，我希望他与主同在。我相信他与主同在。正如吉姆·帕克所说，尽管我们的神学理论存在很大缺陷，但上帝拯救了我们。

尽管自由选择被罪所破坏，但它并没有被罪所消灭。尽管自由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如此无能，以至于在我们得到恩典之前，我们更容易倾向于邪恶而不是善良，但它并没有被完全消除。戈登·鲁普和菲利普·沃森编辑，路德和伊拉斯

谟，自由意志和救赎，基督教经典图书馆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加尔文的两卷《基督教要义》和许多其他重要书籍。

尽管伊拉斯谟呼吁人类需要上帝的合作恩典，这使得悔改成为可能，但路德，我应该说不公平的是，他给伊拉斯谟的观点贴上了伯拉纠主义的标签，并批评他缺乏为福音真理站出来的勇气。路德太强硬了。在评价他时，我不得不说，他必须是一个强硬的顾客才能做他所做的事情，很少有人有勇气反对教皇、教会、整个教会传统，尤其是他作为僧侣所学的中世纪晚期罗马天主教神学。

但随着这种强大的力量，出现了过度的狂热，例如对茨温利等人的过度热情，缺乏爱和接受，而他本应该称之为半奥古斯丁主义或半伯拉纠主义的东西，他却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伯拉纠主义。路德通过写《意志的束缚》来回应，这是对伊拉斯谟神学的直接攻击。路德同意伊拉斯谟的观点，即绝对自由意志是存在的，但路德坚持认为只有上帝才拥有它。

你很少听说上帝的自由意志。卡尔·巴特也这么说过。他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原罪教义，以及人类意志被罪所束缚、无法自救的推论。

路德关注的是释经和特定的神学结论，但更关心的是系统地阐述选举和自由意志的地位。路德将荣耀神学与交叉协同神学并列起来。荣耀神学是伯拉纠的人类神学。

前者高举人类在救赎中的成就和人类的骄傲。后者专注于十字架上的基督，将荣耀归于上帝，并压制人类的骄傲。基督的十字架是正义和拯救信仰的基础，它突显了人类完全无法渴望恩典。

选举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上帝的伟大恩典和人类的无助。哇，我不同意我自己的笔记。我不知道这是打字错误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把这些词搞混了。路德把荣耀神学与十字架神学并列起来，荣耀神学是一种神与人共同努力拯救的协同论，十字架神学是一种神人合一论。荣耀神学高举人类在拯救中的成就和人类的骄傲。

我们与上帝同工。我们的意志不受完全束缚。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

这并不是因为普遍的中位前恩典。只是我们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后者，即十字架神学，是一种神人合一论。

它关注的不是人类的能力，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它把所有的荣耀归于上帝，因为我们无法拯救自己，并压制了人类对恩典的渴望。选举对路德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上帝的伟大恩典和人类的巨大无助。

我对此的更正是正确的。单一论和协同论是不合适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就这样传到了出版商那里。

即将进行更正。然而，路德强烈的奥古斯丁选举学说被菲利普·梅兰希顿冲淡了，菲利普·梅兰希顿是路德的杰出弟子、希腊学者和路德宗教改的继承人。他从路德的单一论选举观转向了恩典协同论。

在神学常识中，梅兰希顿教导人们救赎有三个原因：圣经、圣灵和自由意志。但这并不是他导师的教导。

为什么一个人相信而另一个人不相信？他回答说，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在本次讲座结束时，我们将讨论约翰·加尔文，然后在下一讲中讨论 17 世纪早期荷兰教会的辩论，这些辩论导致了阿米尼乌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五点。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及其关于救赎的教导。这是第 4 节，选举。